

老龄经济学分析：计量标准和经济状况

李兵¹，杜鹏²，张恺悌³

(1. 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 北京 100011; 2.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研究所 北京 100872;
3. 中国老龄科研中心 北京 100013)

摘 要：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在老龄经济学研究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对我们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本文重点对计量标准和经济状况两个方面 的研究进行综述，以飨国内学者。
关键词：计量标准；经济状况
中图分类号：C913.6；F06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49(2004)04-0034-05

Analysis on Economics of Aging: Measurement and Economic Status

LI Bing¹, DU Peng², ZHANG Kai-di³

(1. Senior Citizens' Work Committee, Beijing, 100011; 2. Institute of Population Research,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3. Research Center of Aging, Beijing, 100013)

Abstract: In the west developed countries, especially in the United States, affluent literatures in the field of economics of aging have been accumulated that are helpful for our research. This paper reviews the findings on measurement and economic status.
Keywords: measurement; economic status

目前我国老龄经济学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在对老龄经济学理论、方法和数据收集及研究中碰到的难题和症结等问题还没有充分的认识，老龄经济学的研究远远不能满足社会经济发展和政府决策的需要，因此，加强老龄经济学的研究迫在眉睫。在过去半个多世纪里，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在老龄经济学研究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研究成果，笔者将其中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介绍给国内学者。

一、老人经济福利计量的基本概念

我们做研究，首先要搞清楚所使用的计量单位和有关概念问题。克雷斯托^[1]对老龄经济学研究中遇到的计量问题进行了细致的梳理。他认为，从已经公开发表的研究成果来看，对老年人以及比较老年人与其他年龄人口所拥有的经济资源估计量存在很大差异，这种差异主要是由于对概念的理解和使用的方法不同造成的。必须考虑的计量问题包括：(1) 计量收入积蓄的层面的选择，即是用个人、家庭还是用家庭户作为计量单位。(2) “老年人”户类型收入的界定，即老年人为户主的平均家庭户收入与只有老年人的平均家庭户收入是不同的。(3) 调查数据来源的选择。(4) 按家庭或家庭户规模、资产对老人经济福利的贡献、实物收入、对可使用的调查数据中，一些收入类型的低报进行调整。(5) 集中趋势计量单位的选择，即用平均数还是用中位数。

收稿日期：2003-05-30
作者简介：李兵（1969-），男，安徽合肥人，人口学硕士，现工作单位：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

(6) 截面视角的选择,即用横截面数据还是用纵向数据。

1. 分析单位和收入

美国大多数消费收入和资产统计都是基于普查局调查的数据,如每十年一次的人口普查和 SIPP 调查等,在分析这些数据时,分析单位可以是家庭户、家庭或个人。这同样适用于分析老年人收入,例如,老年个人层面的分析可以侧重于个人收入、家庭收入或家庭户收入的分析。许多研究则使用家庭户作为分析单位,比较老年人为户主和非老年人为户主的家庭户资产。不管这样的家庭户包含一个、两个或更多的老人。与有配偶老人相比,关于独居老人的数据被大大地加权,而那些住在非老人户主家庭户中的老人则体现不出来。因此,这样的数据在统计上不能代表老年人。家庭户收入作为计量单位仅仅反映部分情况,关于个人收入的信息同样重要,因为,用家庭户或家庭为计量单位的“经济资源共享”假设只能是对复杂的情况粗略估计。为了比较不同老年亚群体以及老年人群与其他年轻人群的经济福利,必须根据不同家庭户收入差异和消费人数的差异,确定可以比较的家庭生活水平。从这种比较可以看出,老年户主家庭户显然不如非老人户主的家庭户富有。

2. 贫困计量

一些研究者认为,按照一个绝对的、不随时间和收入分配的变化而变化的计量标准测量贫困是不适当的,而且会夸大老年人经济改善情况。他们建议使用一个相对计量标准,如收入中位数的 50% 为贫困线^[2]。另外,官方的贫困统计以现金为基础,没有反映实物补助的变化,因而可能低估了改善情况。建议贫困计量标准使用更宽泛的收入概念,例如在收入中包括医疗补助等^[3]。尽管研究者对使用官方贫困线尚存在相当大的不满,对于使用一个恰当的贫困概念还没有达成共识,然而研究结果证明,在现有的贫困标准框架内,运用不同的贫困线进行比较为我们提供了更广阔的视野。

3. 资产对经济福利的贡献

有研究者采用几种方法来分析资产对经济福利的贡献,特别是探讨了资产的全部或部分净值,因为它是在个人晚年生活中的可支配收入。其中住宅资产受到特别的关注,因为它是一种相对固定的资产。住宅资产提供居住资源,在西方国家它的价值可以被折算为“估算的房租”。显然,在比较经济福利时,往往会忽视住宅资产。莱德勒^[4]也将财富纳入分年龄别的经济福利比较之中,考虑到在计量方法上缺少共识,他提供了几种可供选择的估计方法,其中一些方法将财富定义为全部净价值(包括 100% 住宅资产),其他仅按金融资产概念来定义财富。调整后的收入概念包括非财产收入加上 1/3 财富。通过这种方法,将资产适当考虑进来后,老年人的经济状况相对改善了。通过这种计量方法,比较客观地反映了老年人的经济状况,从中看出老年人的财富远远超过了非老年人。

4. 其他概念问题

在计量经济福利当中,老年医疗保险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另外还有计量方法的选择。因为晚年收入存在偏态分布,平均数受到高收入人口分布影响很大。一些分析家认为,分年龄组进行比较时,应当主要使用中位数而不是平均数作为比较的基础。因为老年人收入分布不均匀,必须用其他有关收入分布的信息补充集中趋势的计量分析的不足。

二、经济状况

在过去几十年里,老年人的经济福利一直是公众争论的焦点。赫德^[5]认为,以众多目的分析老年人经济状况的研究结果发现,测量经济福利比只测量收入统计数据效果要好,用这种计量方法能确定老年人的经济状况是否得到改善,是否比非老年人的经济状况改善得更快,是否比非老年人的经济地位更高。这些研究最终目的是评价非老年人对老年人的转移支付是否充足,以及是否有现实的政策意义。

1. 收入的来源

克拉克、克瑞普斯和斯潘格勒^[6]认为，在美国，随着社会保障制度的健全，社会保障金已经成为老年人收入最主要的来源，但随着社会保障受益人其他收入的增加，社会保障金在收入中所占的份额急剧下降。舒尔兹^[7]分析了1996年65岁及以上老人的收入来源构成：社会保障是主要来源，占40%，资产收入占18%，养老金占19%，工资占20%。西方学者指出老年人通常是通货膨胀的受害者。舒尔兹列举了老年人可能受到通货膨胀不利影响五个主要方面。(1) 没有随通货膨胀调整的资产价值会贬值。(2) 转移支付的收入或其它收入的调整滞后于通货膨胀，其实际收入会减少。(3) 工资水平的调整滞后于通货膨胀，实际工资会减少。(4) 实际税收负担增加。(5) 如果通货膨胀针对构成老年人预算支出的大部分项目，特别是用于计量和调整各种收入来源的指数不能准确反映老年人购买模式，那么老年群体也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

2. 收入趋势

赫德认为，没有一项调查或研究能够得到对家庭户规模和收入进行调整后的令人满意的收入结构。他首次运用一种规模调整方法，然后将这种调整方法应用于某一个年份，假定调整的结果具有稳定性，把这两种方法合并，就可以看出完全调整后的收入趋势。表1显示税前货币收入的年增长率和1984年按照官方贫困指数进行调整以后的家庭户规模的收入水平。在这种按比例测量中，给一个非老年人的权数为1.024，两个非老年人的权数为1.322，三个人（或者是老年人或者是非老年人）的权数为1.568等等。给老年人的权数比非老年人少些，规模调整后的收入等于家庭户收入除以家庭户权数。这种按比例测量体现了家庭户消费的实际规模收益假设：两个人的非老人家庭户比一个人的家庭户只需要多29%的收入。这种测量得到的收入数量更接近人均家庭户收入，而不是人均收入。老年家庭平均人数比非老年家庭平均人数少，因而，相对于非老年人来说，规模调整将提高老年人的收入数量。1984年末做规模调整的非老人与老人的收入比率为0.67，规模调整后的比率为0.87。虽然平均家庭规模一直在下降，但非老人比老人家庭规模下降得更快，因而，规模调整后会出现非老年人收入比老年人增加很多。例如，从1979年到1984年，规模调整使得非老年人年收入增长率增加0.9%，而老年人只有0.3%。不管使用调整的或未调整的计量方法，非老年人比老年人有更高的收入增长率。表1还表明，对规模进行调整后，在大多数情况下，收入增长伴随着年龄增长，其原因是存在较富有的同批年轻老年人效应，或都是社会保障的增加。

表1 平均家庭收入的增长

	年收入增长 (%)		1984 年收入 (美元)
	1967~ 1979	1979~ 1984	
未调整			
65 岁以下	1.0	- 0.4	27 464
65+	1.5	3.4	18 279
调整			
65 岁以下	1.7	0.5	16 293
65+	2.2	3.7	14 160
65~ 69	1.8	3.8	16 496
70~ 74	2.1	4.2	14 401
75~ 79	3.0	3.1	12 617
80~ 84	2.9	3.3	11 469
85+	2.7	5.5	11 825

资料来源：见参考文献 [8]。

3. 收入分配

舒尔兹分析了美国老年人家庭的总货币收入情况，另外，还分析了1998年不同年龄户主的中位数家庭收入，45~ 54岁为61833美元，55~ 64岁为52 577美元，65~ 74岁为34719美元，75岁及以下的老人为27717美元。尽管美国的社会保障是老年人收入重要来源，并且通过社会保障

累进制减少了收入不平等，但老年人的收入分配比非老年人更加不平等。表 2 显示了收入的基尼系数和将收入划分为五组中最高一组收入所占的百分比。

表 2 收入分配

年份、数据和收入计量	基尼系数		最高组收入的百分比	
	< 65	> 65	≤65	≥65
1973 年 CES 调查	0.36	0.44	40.4	49.8
1979 CPS	0.35	0.43	40.6	49.5
1979 调整后 CPS	0.31	0.35	37.2	42.8
1967 CPS; 调整了家庭规模	0.36	0.42	41.6	51.6
1979 CPS; 调整了家庭规模	0.36	0.40	41.3	47.1
1984 CPS; 调整了家庭规模	0.40	0.42	44.2	48.1

克雷斯托分析了老年人收入不平等现象，早年经济机会和经济资源是导致晚年经济不平等的因素，预测退休后影响经济福利的要素与预测退休前影响经济福利的要素是一样的。福切斯^[9]认为，65 岁及以上的收入状况比 65 岁及以下的要平等得多，65 岁及以上的收入差距减少的主要原因是社会保障金的作用越来越重要，而劳动性收入明显减小。研究结果取决于所使用的方法，例如，克雷斯托和希尔用基尼系数比较 1984 年 SIPP 调查中不同年龄组的不平等状况，使用的收入概念是家庭户收入，并对家庭户规模、低报和资产等数据进行了调整。结果显示，65~74 岁的收入不平等比之前的任何年龄组都高，而 75 岁及以上最高。克雷斯托和希尔提醒说，这种分析没有告诉我们退休前处于有利经济地位的人和退休后处于有利的地位的人是不是同样的人。这样的分析则需要使用纵向数据而不是横截面数据。他们还认为，生命事件如健康状况变化或丧偶可能引起老人经济状况的改变。受教育程度也是研究老年人经济状况一个社会经济指标。一项研究表明，与中青年相比，受教育程度更好地解释了 65 岁及以上人的经济资源的变化情况^[10]。

4. 贫困

老年人贫困一直是老龄研究的一个重点和热点，因为贫困问题给老年人造成很大的麻烦，老年人陷入贫困的时间比非老年人更持久，解决的办法也很有限。在美国 65 岁及以上的老人中，收入低于官方贫困线的人数从 1959 年的 550 万下降到 1976 年的 330 万，从 35.2% 下降到 15.0%，老年家庭的贫困率下降得尤为显著，从 27% 下降到 8%。莱德勒认为，伴随着收入增加，老年人贫困率急剧下降。美国普查局 1988 年的一项研究表明，如果考虑非货币收入等因素，贫困率会显著降低。美国劳动统计署^[11]在 1998 年做了一项研究表明：测度贫困计算方法不同会得出不同的结果，如用一般通用的方法计算，1995 年美国 65 岁及以上老人贫困比例为 10.5%，用美国科学院 (NAS) 建议的方法计算为 24.2%，两个结果相差很大。

虽然女性丧偶老人的贫困率也在下降，但比起总人口和男性老年人的贫困率还是高，原因很复杂。一种解释认为，不同收入水平的死亡率存在差异，贫困家庭丈夫比富有家庭的丈夫死得早，经常的情况是贫困家庭的女性丧偶老人继续遭受贫困。另一种解释是，当丈夫死后，一些收入来源中断了，一些财富减少了。第三种解释是，死亡率与财富水平有关，丈夫死亡时财富构成的变化为女性丧偶老人的高贫困率提供一些解释。由于横截面的贫困数据存在同批人效应，目前还不清楚贫困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由于作为个人年老时花费的资产造成的。

5. 财富

赫德认为，尽管收入是计量老年人经济状况唯一使用的标准，但生命周期理论告诉我们，财富却是测量消费机会更好的计量标准，至少对于老年人来说是这样的。收入的代际比较要改成用

财富来比较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因为在职人员大部分财富难以预测未来的收入。由于预期寿命的变化，我们甚至不能直接比较不同年龄的退休老人的财富。尽管存在这些问题，但财富数据对收入数据是一种有意义的替代和补充。表 3^[12] 给出了老人平均可遗赠财富。需要说明的是财富包括金融资产、不动产、住宅资产、所有净负债，不包括养老金和社会保障财富以及人生保险和家庭耐用消费品的现金价值。SCF 不包括在小企业和农场的汽车和股票面值。SCF 样本规模为 3824，SIPP 为 18700，在此包括所有年龄的老人。

表 3 老年人平均可遗赠财富

	1984 年 SIPP	1983 年没有补充的 SCF	1983 年有补充的 SCF
平均数	90 800	118 700	250 000
中位数	59 500	51 000	51 900

注释：SCF：the Survey of Consumer Finances.
SIPP：the Survey of Income and Program Participation.

如前所述，单独的收入数据只能部分地理解老年人经济资源的拥有量，财富也是一项极为重要的资源。所以，有必要研究老年人的财富分配。由于财富分配比收入分配的偏态分布更严重，在分析中忽视老年人持有的财富会低估晚年生活实际的经济不平等程度。

三、评论

老龄经济学是一门交叉科学，需要有经济学、人口学、统计学等多种学科背景，并将其融会贯通，国外学者做得很好，这是需要我们学习的。另外，国外老龄经济学研究非常重视数据的开发和经验分析。虽然在美国已经有了几项大型的老龄经济调查，但仍然不能满足研究的需要，有些分析和比较受到数据的限制，无法再深入下去或者搁浅。这是我们今后研究需要注意的。再次，从美国的研究来看，老龄经济学研究和数据开发的政策意义还没有完全展示出来，还有很大的伸展空间。这对我们也是一个很好的启示。

参考文献：

[1] Crystal, Stephen. Economic Status of the Elderly. In R. H. Binstock & L. K. George (Eds.), Handbook of aging and the social science (3rd ed. , 388- 409). Academic Press. 1996.

[2] Rainwater, L. What money buys: Inequality and the social meanings of income.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4.

[3] U. S. Bureau of the Census. Measuring the effect of benefits and taxes on income and poverty: 1986.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88.

[4] Radner, D. The economic status of the aged. Social Security Bulletin. 1992; 55 (3): 3- 23.

[5] Hurd, Michael D. Research on the elderly: Economic Status, Retirement, and Consumption and Saving.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1990; 28 (June): 565- 637.

[6] Clark, Robert L.; Kreps, Juanita and Spengler, Joseph J. Economics of Aging: A Survey.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1978; 16 (Sept): 919- 962.

[7] Schulz, James H. The Economics of Aging. (7th ed.) AuburnHouse. 2001.

[8] Radner, D. Money Income of Aged and Nonaged Family Units, 1967- 84. Social Security Bulletin. 1987; 50 (8): 9- 28.

[9] Fuchs, V. R. Though much is taken: Reflections on aging, health, and medical care. Millbank Memorial Fund Quarterly: Health and Society, 1984; 62: 143- 166.

[10] Crystal, S., Shea, D. & Krishnaswami, S. Educational attainment, occupational status, and economic well being among the elderly. Journal of gerontology: social science, 1992; 47 (5): S213- S221.

[11] Gamer, T., K. Short, S. Shipp, C. Nelson and G. Paulin. Experimental Poverty Measurement for the 1990s. Monthly Labor Review. 1998, March: 39- 61.

[12] Radner, D. The Wealth of the Aged and Nonaged, 1984. Lipsey and Tice. 1989: 645- 684.

[责任编辑 王树新]